

向海，一路东行(组诗)

■ 张慧谋

童子湾

来时不见童子
只见湾，一场秋雨洗过的海湾。

哪位大师调出的蓝
如此纯净，像一匹绸缎
谁抽走昨夜的灰色，只剩下蓝。

鞋子浮在海面，都是渔家的小船小艇
海风吹过，阳光穿过，刚刚离开的秋雨穿过。
童子湾，不见童子，只见渔舟
一只渔舟就是一只鞋子
赶海的鞋子。

晏镜岭

以岭为镜
是海照你，还是你照海
海水磨过千年，又岂止千年
海风一朝一夕地吹，又何必朝朝夕夕。

你容颜沧桑，沧桑成沟沟壑壑
你内心慈善，再丑陋的石头
也照出它最美的一面
向海，向海，向着辽阔的太平洋
有人说你是一头蓝鲸，有人说
你是一尊卧佛，是情侣山。

但我觉得，此刻
伫立在你面前，你就是一面镜
照我，也照着那从生于岩礁的白浪。

第一滩

我不是第一次来
来过多次，无论哪天来
你都是第一滩，完整的第一滩。

我见证过你半岛时代的“处女地”
见证过你海水的蓝沙滩的白落日的忧伤
见证过云下归帆海鸟飞翔白头浪和闪烁的渔火
见证过渔夫拉网游人背着夕阳在滩头拾贝
见证过海水一遍遍收复一行行脚印

时间轮回潮起潮落，你依然在那里。
有时我想，你不是完整的
这里有涌动的流水，来来去去的鱼群
有神一样的光，穿透一片云
让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光照耀的海面上。

我试图说出你的长
从东到西。试图说出你的宽
从纵到横。但我无法说出防风林
海风吹过，一群沙子要飞多久
才能量出它的长度。无法说出
潮水要退下多深，才能触及你的边线。

红树林公园

红树林却是绿的
也许它的骨头里藏着一座火山。

红树林被赋予火一样的名字
它没有焚烧自己，也没有焚烧众生
它只愿让生命绽放出绿，绽放出希望
在这片湿地，这个海湾里
它用绿覆盖全部，藏起起火的记忆
用绿编织故事，编织白鹭的故乡。

可我依然看见火，看见燃烧
看见整个海湾都在燃烧
但那不是火，是晚霞，是火烧云
它更不是灰烬。尽管红树林
赋予人们血与火的想象，它却是绿的。

浪漫海岸

即使是重来一百遍一千遍
我再也无法写下，对爱的誓言
无法写下最初的感觉
即使爱过人间所有的美好
醉过，也醒过，也无法重复这首旧作：
《五点三公里浪漫》

“只给你五点三公里
除却不明朗的夜，和对岸灯火
五点三公里足够你用一生

去追求一个人，或写一首诗
足够你花光积蓄，去换取
一只贝壳盛满的爱情。

五点三公里浪漫海岸
不是长度，也不是量词
它的外延是无限，它的内在
可容下大海。却装不下
你的贪婪，如果爱
就把深海爱成巅峰。

五点三公里浪漫海岸
是你一生爱过的总和。
五点三公里沙滩
埋下过多少有情人的脚印
情话忽略不计。

多一寸也不给，只给你
五点三公里，包括五点三公里阳光。
爱一个人，就爱这道海岸吧
以毫米为单位，一直爱下去。”

一路向东

从晏镜岭到莲头岭
我们一路向东，沿着太阳走过的轨迹
日正午，我们是一群穿着阳光的人
一路向东。过水东湾大桥
过清福港大桥，车子像银梭
穿过彩虹一样弧度的博贺湾大桥。

一路向东，村庄在左，人间烟火在左
防风林在右，海岸线在右，阳光沙滩在右。
一路向东，我们无法知道风要去哪
只知道穿过前方的雨云
就有一片在等着我们的蓝天。

一路向东，时间后退
而我们，却与时间背道而驰
去相遇莲头港海湾，那里有一座
古灯塔，有一处古港口遗址
有一段说词，被风化石禁锢。

走进美丽乡村

(二首)

■ 陈日明

(一)
北国风光美，花海灿烂开。
龙榕映碧水，白鹭自然来。

(二)
橘乡湖艳好，景色映激池。
鱼儿跃浪花，最美人笑靥。



扫码关注，快捷投稿



婷以摄

粉笔擦的记忆

■ 陈照

人到中年，方知压力大。上有老人，下有小孩，左手要
供房，右手要供车，整日围绕着柴米油盐酱醋茶，越来越强
烈地感觉到，自己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竟然是读书的时候。

在小城的街道上，我偶尔见到我小学的班主任陈老师，
他虽然年老体迈，但步履还算稳健，穿着也算整齐，只是偶
尔见他忘记拉裤链，有点尴尬，但我想，我这个年纪，有时
都忘记拉裤链，他这么年迈了，也纯属正常。

我每一次遇见陈老师都想与他打招呼，但总觉得难为
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自小好动，读一二年级时，班主任是我的阿婶，由于
阿婶太善良，太仁慈，即使我做错了事，也舍不得打我，因而
我继续我行我素，经常在学校闹腾。

三年级，阿婶把我这个调皮山芋塞给新班主任余老师，
她说：“本地妻不辣，自己人教不了自己人，只能拜托你管下
我侄儿了。”余老师爽快地答应，他想用“以柔制刚”的法子
来管教我，将我一位女生编为同桌，开始还挺管用。但过
不了多久，我就与同桌的女生打起来了，原因是我睡觉时手
臂伸过了书桌分界线。

余老师管教不了，又换陈老师，陈老师让我当班长，每
天把我的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敲钟、领操、做墙报……用各
种体力劳动来消耗我的多动症。

某日，陈老师讲课，我却开小差，陈老师先向我扔粉笔，
我没反应，愈发气得不行，他拿起粉笔擦向我的脸砸过来，
砸得我满面粉笔灰，全班同学见状都笑了，我无地自容。
说来也怪，老师的那一砸，真把我砸醒了，从此以后，我
变成了听话的乖孩子。

后来，我转到城里读初中，跟着街地仔一起踢足球，我
没钱买足球鞋，只能买一双白色的布鞋来应付着穿。由于
那时的足球场是泥地的，而不同于现在的草地，一场足球下
来，满身泥巴，白色的鞋竟变成黄色的了。我于是跑到课
室，用粉笔擦一下黑板，又擦一下讲台，让粉笔灰沾在粉笔
擦上，再拿粉笔擦去擦自己的鞋，反复几下，黄色的鞋又变
回白色，次次如此，屡试不爽。

说读书是幸福，我不认同；说读书是受罪，我也认为不
妥当。

我相信读书是快乐的，与许多同学在一起，单纯地去学
习知识，没思想负担，我总觉得很开心。

岁月是神偷，偷走了我的童年，也偷走了我的青春，但
童年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我曾梦回到学校，
也梦到与同学抢饭盒，更梦到陈老师，还有那只飞向我的粉
笔擦，粉笔擦永远擦不掉我读书时的记忆。

许多美好正在发生(组章)

■ 吴春丽

打开秋天的扉页

你垫着小矮凳，站成高举
着理想的小暖男。这个立秋，
厨房成了你战役的阵地，稚嫩
的脸庞成了丰富的作战图。第
一次的缘故，你的小手在反复
擦拭碗筷中透露笨拙。碗与
碗碰撞的声音浸透着汗水，响
遍每一个角落。这是成长的
誓言，实实在在。

你用成长的骄傲，打开秋
天的扉页，不亢不卑。你歪着
头笑着说：奶奶和妈妈再教我
一次就好。一句话，将祖祖辈
辈的身影拉近，人间烟火里的
探索和历练一一浮现。

我坚信，有成长的地方，就
有传承。

有个女孩叫小恬

村庄和家，打开为山，折
拢是水。你的名字，取了水的
恬静。

小桥、流水、人家，一直是
我想和你去构建的诗行。
你是个胆怯又敏感的姑
娘。

站在河岸上，和你捏一纸
船只，你舍不得放进河里，担
心它沉没游不回来。

我说：河是船的母亲，河
流的尽头是浩瀚的大海。

你也喜欢大海。你期望
成为大海的模样，给孤独的沙
滩送去一枚彩色的贝壳，吸收
天空斑斓的色彩，歌唱海洋深
处的童话。

童趣，从卷起裤脚开始，
嵌在季节深处的欢歌里。
满天的斑斓还在。很多
风从东面吹来，唤醒了西面。
一只红蜻蜓跃入黄昏，跳
跃的音符陆续响起。田野柔软
下来，许多美好正在悄悄发生。

简单故事

字墨未浓。以宣纸为背
景，童稚未退的你们变得庄
重。

手的灵活度还不够，仿佛
要用全身的力量去控制执笔
的姿势。

笔笔独立，画画如骨。一
种从内而外的雅艳，扣人心
扉。没有言语。一切隐匿成手
势、眼神以及翻动的纸张。

坐着这里，不为承诺，誓
言只是记忆流沙中的尘烟。

一支笔，一砚墨，无数个
这样的小时光，只是简单的故
事。不简单的，是那份还没形
成概念的坚持。

这是成长的路，也是生命
的光华。

在田野里欢歌

夕阳西下，余晖涂满天
空，将大地染红。

七月的田野，雨水还在远
方，绿意焦虑而深黛。每一
棵草木都渴望一场慷慨淋漓
的沐浴，长成羞花闭月的细
致。

这个时候，只有溪谷的水
草是欢腾的。一只田螺用泥
土掩盖肤色，不停抬头张望，
蠢蠢欲动。孩童们光着脚丫，
从长满水草的路径走来，左右
探视。越来越近。一阵激动
的欢呼改变了田螺的命运。

童趣，从卷起裤脚开始，
嵌在季节深处的欢歌里。
满天的斑斓还在。很多
风从东面吹来，唤醒了西面。
一只红蜻蜓跃入黄昏，跳
跃的音符陆续响起。田野柔软
下来，许多美好正在悄悄发生。

缕缕情丝椰丝包

■ 卢一鹏

海南是一个因盛产椰子而闻名的
地方，一提起海南，很多人自然就会想
起海南椰树牌椰子汁和春光牌椰子
糖。

小城化州不是盛产椰子的地方，
勤劳精明的化州人却能充分利用海南
的椰子为馅料，做出具有化州特色风
味的化州水乾和椰丝包，这在化州人
的心目中，竟然具有与海南椰子汁
和椰子糖同等魅力的地位，而又有别
于椰子汁和椰子糖不同风格的美味，
令吃过的人都会赞不绝口，铭记在心，
更让化州的游子念念不忘。

我第一次去化州，是上世纪七十
年代读小学的时候，那次去化州不是
跟父母来趁街，纯属一次偶然的机会，
是因为学校组织四年级以上的学生
观看电影《卖花姑娘》而去的。那年
我正好读四年级，作为深居穷乡僻壤
的农村孩子，从未踏出过杨梅的我感
到十分庆幸，激动得一连几天晚上
都睡不着。看完电影回去，村里邻居
的叔叔伯伯知道了我去化州街，一
见到我就关切地问：“屎桶头(我的
小名)，你去化州吃到椰丝包吗？”我
老老实实地回答：“椰丝包没有吃到，
只是哭了一场。”他们又说：“去化
州都没吃椰丝包和水乾，算是去什
么化州街呀！”大概也是读小学时
候，化州街有个单位的同志下乡驻
村，大家都叫他阿理，就住在我生
产队叫哥五的一个社员家里，他们
一起同吃同住住了两年，建立了深
厚的感情。驻村结束后，他们依然
保持联系。哥五知道阿理平时喜
欢吃杂粮，家里出产有番薯、芋
头、花生等杂粮，就大袋小袋的背
去化州街探阿理。哥五有一个孩子
背去与我同年，一起长大，一起读
书，有一次阿生随父亲到化州街探
阿理，回来后第一时间讲我听，他
在化州看到了火车，阿理带他趁
街，吃到化州街酒家最好吃的水
乾和椰丝包。听他讲得眉飞色舞
的样子，我的口水差点儿流了一
地。当时我就天真地想，将来自己
一定要到化州工作，那样就可以
天天吃到化州椰丝包了。

记得当时化州以鉴南酒家和化
州旅社的椰丝包最负盛名，一般老
百姓都把吃到化州的水乾和椰丝
包作为一种荣耀而引以为傲，但
作为远离化州街的乡村孩子，又
有几个像阿生一样能吃到化州街
鉴南酒家的椰丝包呢？

虽然在相当长的日子里，我都
没能吃上化州的椰丝包，但我能
吃上母亲亲手做的椰丝包。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物质还是相当的
匮乏，不像现在的市场这样活跃
和繁荣，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
得到，而在当时的环境则不同，
哪怕是面粉在圩镇上都是买不
到的。我家的情况与一般的农村
家庭又有一点不同，因为我父亲
在乡村信社工作，他不在单位饭
堂吃饭，国家配给每人每月27
斤的粮食是可以买回家里的，
配给工作人员的27斤粮食不能
全部购大米，有百分之二三十的
比例是配面粉的。一个月的几斤
面粉怎么办呢？不可能全部用来
做刀削面，吃多了令人生厌，心
灵手巧的母亲就用来做椰丝包。
一般来说，农村人只会做

母亲一手制作的椰丝包，虽然
没有鉴南酒家和化州旅社的名气，
却有着与他们相匹敌的味道。刚
出锅的椰丝包，个个白白嫩嫩，
饱满润泽，娇嫩得像那个嘟嘟
的胖娃娃，楚楚动人，人见人
爱，似乎有一种无可抗拒的诱
惑力。更让人感到珍贵的是，隐
藏在软绵绵如皓月般洁白的面
包里的一缕缕椰丝和一粒粒花
生米，凝结着母亲千丝万缕的
爱意和千万个祝福，仿佛在一
儿女的热切期待中，以一种势
不可挡的力量，突破层层叠叠
的包围，喷发出一种无与伦比
的惊艳芳香。

椰丝包呀，无论是顺境还是
逆境，你都保持旺盛的精神面
貌，一如既往地奋发努力，几
乎完美的表现，足以经得起各
个时期的挑战和各种口味的挑
剔，这叫人怎能不爱你呢？

又到月饼飘香时

■ 邱月亮

每逢过节，老妈都在节前一晚
就叮嘱老爸：早点起床，早
点去市场。老妈用行动来阐释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老爸老妈一早赶到市场，挑
好鸡鸭鱼肉，买了瓜果蔬菜，
大包小袋往家里搬，然后围裙
一戴，厨房就成了他们的战
场。他俩忙了半天战果辉煌，
清蒸龙虾大闸蟹、焖鸡、白
切鸡……一道道色香味俱全
的战胜品等着我们检阅。

去年中秋，老妈又成了席上
的主角，不停叫家人食虾食蟹，
又为小孩夹鸡腿，小孩大都嫌
它多肉，那只鸡腿，母亲唤遍
全桌人，仍然停留在母亲筷
子上，它却勾起了我的回忆。

那时，粤西山区贫穷，山多田
少，很多村民未解决温饱，靠
吃番薯、木薯、杂粮填肚，隔
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半个
月吃不上一次肉。每次探望
外婆，她一见我们就问昨晚吃
粥了没有？从昨晚问到前晚
到大前晚才听到有饭吃，外
婆问了话，即刻放下手上的活
，迅速放米烧火煮饭给我们大
饱一顿。

贫穷人家过年也吃不起鸡，
鸡蛋也要拿去换钱买盐油，我
家也不例外。有一年，外婆心
疼我们过年吃不上鸡肉，捉
了一只鸡给我们过年。妈妈
妈想卖掉鸡拿钱来买米，经不
起我三姐弟弟顽强答应，除
夕那天，我们哪也不去就守
着宰鸡。

拜祭完，父亲把鸡分成两半，
一半除夕吃，另一半再分两
份，一份初一吃，一份初二
吃，父亲把除夕那份的鸡腿
砍成两半，再在鸡翅砍一个
小腿，分我三姐弟。

除夕那晚，我不舍得吃鸡腿，
想留着第二天，让村里的伙
伴们羡慕。

初一大早，我拿着鸡腿跑到
附近小孩集中玩耍的祖屋大
堂，十几个小孩盯着我手上的
鸡腿，我得意伸舌头蘸一下
鸡腿，小孩们吞起口水来。此
时，来了一只大黄狗侧着头
张嘴望我

糕，没听说过谁家会做面包的，
我不知母亲是从哪里学到做
椰丝包的手艺，难道是无师自
通？母亲虽然没有读过书，
但她除读书不行，其他的活
儿样样都是行家里手，手把
眼见的杂活学得快，做得又
好，母亲做的芋头糕、田艾
糕、木薯糕等糕点都是一流
的。

由于父亲工作在外，儿女尚
小，一家九口人的农耕都是
靠母亲一个人扛，因此，母
亲做椰丝包不是一气呵成的，
是利用工余的时间空隙来做，
分步实施，计划安排，不是
想吃母亲马上就做得出来的。
如果母亲知道村里人上化
州街，就叫人到解放路买回
椰子，然后自己动手刨丝晒
干用袋包好，这是第一步；
花生是家里种的，一有空就
剥开，拣出最好的花生仁装
袋存好，这是第二步；叫父
亲去圩报账时顺便买回白糖
和泡打粉，这是第三步；合
适时就拿粮簿去杨梅圩粮所
买回面粉，这是第四步。这
四步曲是母亲的前期准备工
作。等材料配备齐全，母
亲就开始制作馅料，先炒花
生仁，把它炒熟脆香，如果
有炒焦的要挑出来，不能滥
竽充数。炒好花生，紧接着
炒椰丝，这要不停翻炒，必
须手疾眼快，保持雪白色。
等花生和椰丝热气散尽至
脆干后，把炒好的花生、椰
丝、白糖、香油及佐料按一
定的比例和好。这个馅料的
制作是一气呵成的，不能像
准备工作一样慢条斯理地随
意来做，面包做得好不好，
馅料是前提和基础，这就得
看每个人对馅料的调配和把
关了，这个馅料的全过程就
是母亲做包的第五步吧；第
六步就是和面，把面粉放到
盆里，倒进适量温水，配好
泡打粉充分拌匀，双手用力
来回不停揉搓至有劲成团，
搓面要有耐心，需用力，搓
的时间越久越均匀，制出来
的面包就松软软弹牙，搓完
后盖上棉纱静置半小时让
其充分发酵。面包成功与
否，关键在此一步，否则做
出来的就不是包，而且“乾”
了；第七步是出面团掐皮，
这一步只要大小一致厚薄
均匀为上佳；第八步就是
成型，此步主要体现制包的
手工技术，虽然没有统一
的标准，但封口以螺旋形
为美；第九步也是最后一步，
就是装上市宜的竹筐蒸至
膨胀为熟即可，这样才算
大功告成。这九个步骤就
是母亲制椰丝包的准备到
出锅的全部过程，从始至终
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

母亲一手制作的椰丝包，虽
然没有鉴南酒家和化州旅社
的名气，却有着与他们相匹
敌的味道。刚出锅的椰丝包，
个个白白嫩嫩，饱满润泽，
娇嫩得像那个嘟嘟的胖娃
娃，楚楚动人，人见人爱，
似乎有一种无可抗拒的诱
惑力。更让人感到珍贵的是，
隐藏在软绵绵如皓月般洁
白的面包里的一缕缕椰丝
和一粒粒花生米，凝结着母
亲千丝万缕的爱意和千万
个祝福，仿佛在一儿女的
热切期待中，以一种势不
可挡的力量，突破层层叠
叠的包围，喷发出一种无
与伦比的惊艳芳香。

椰丝包呀，无论是顺境还
是逆境，你都保持旺盛的
精神面貌，一如既往地奋
发努力，几乎完美的表现，
足以经得起各个时期的挑
战和各种口味的挑剔，这
叫人怎能不爱你呢？

手中的鸡腿，我想用鸡腿
哄一下狗，一伸手，鸡腿
没拿稳掉了，狗叫着跑了，
我尖哭起来，父母跑来追
狗，人跑不过狗，更可能
从狗嘴夺肉，整个村子在
大年初一都听到我声嘶力
竭的哭声，还有父母的训
斥声。

母亲的“吃月饼，吃月
饼”，打断了我的回忆。
母亲在庭院的大理石桌
上摆了叔叔在上海带回
的苏式月饼，妹妹从深
圳带回的大班冰皮月
饼，父亲买的广式月
饼，五仁、豆沙、莲蓉，
应有尽有，母亲叫这个
那个吃，大家都说很饱，
我又想起童年伤心的月
饼往事。

那时，刚刚实行分田
到户，父母干完农活回
来，煮好饭吃已九点，
然后才分月饼，我哄
妹妹在地上的席子睡觉，
随手把分给自己那
只月饼分成两半，放
入凳子上的衣服的口
袋，想第二天带到学
校吃。母亲忙完家
务想把我们回床，收
拾凳子衣服时，可能
用力把月饼抖丢了，
第二天我翻遍了
也找不到放在口袋
里的月饼，一路哭
着回学校。

望着桌上摆满全国各
地生产的名牌月饼，心
想，当年为一只月饼
哭了几公里的我，即
使有着多么丰富的想
象力，也不敢想象大
山的村民也能吃到
上海、香港的月饼。

母亲的“吃水果啦，吃
水果啦”，又打断我的
回忆，桌上摆满新疆
的哈密瓜、陕西的苹
果、泰国的榴莲……
望着这些远在千里
外的水果，它们像自
家菜地的一棵春菜
这么容易到了餐桌
上。

我知道，我们能吃上
鸡鸭鱼，我们能吃上
省内外的月饼，我
们能吃到国内外的
水果，是祖国经济
发展了，交通便利
了，生活水平提高
了。

侄女突然大叫：好
大的月亮！我抬头
望着皎洁的明月，
以前听别人说：外
国的月亮特别圆，
现在，我觉得我们
祖国的月亮更圆。